



3月4日，老师全副武装为学生网络授课。

学校教育 仍然不可替代

事实上，早在全国部分中小学试行网上开课时，就有人对这种形式提出了担忧。相比较小朋友长时间盯着电子设备、家长无法保证在网课中出席之外，最普遍争议的，还在于农村及偏远地区孩子除了统一的电视直播课以外，是否具备上网课的条件。这样的观点也确实引起了一些重视，但实际情况远比预想的更复杂。

1999年出生的斯朗巴珍是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康复192班的学生，她家所在的波格村海拔3400余米，雪山环绕，地势较低，信号源被山体遮挡，造成信号不稳定。“如果是日常交流，家里的网还可以，但看视频就不太行，一直会卡顿。”

2月17日，该学院“线上教学”模式正式开启。因为信号不稳定，辗转几处都不能满足课程网络需要，斯朗巴珍拿起课本和手机向家后面的雪山跑去。一路走、一路试，快到山顶时，视频中的教学画面开始流畅。斯朗巴珍就在原地坐下，并在这块石头上留下了记号，从那天起，这块石头就成了她的“课桌椅”，一坐就是4个小时。

报道发出后引发关注，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昌都分公司，决定给波格村新建一座4G基站，暂时解决了斯朗巴珍的困境，但网速问题并不鲜见，即便是新东方这样的大型机构，也在“云课堂”上线之初遭遇过服务器瘫痪的窘境。甚至学而思、钉钉等平台用户均反映过网速卡顿、无法实时、黑屏等问题。周彬

坦言，至少现在的网络功能，要同时承载大面积的千万级用户，多少会有些小问题。

实际上网络教育在技术和教学层面，老师、学生、家长三方都还没准备好。“网校和机构，当它只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力量时，冲突并不明显，一旦上升到主导层面，就面临着能不能同时兼顾‘教学练评’的挑战。”周彬认为，目前看来，练和评只能堆积到课后，随着技术平台的大规模开发，学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问题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。

学校教育是要求大家都去学校接受教育，而网络教育最大的

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单词——anybody、anywhere（任何人、任何地方），这就注定像空气一样，不大可能会成为私人的产物。

“如果大家都把网络教育当作产业来做，就不可能普及到每个孩子那里去，更不可能大规模地替代学校教育。而一些个性化的课程也注定只在一定群体范围内传播。”

许多人寄希望于线上教育让教育资源分配变得公平，但相较于学校教育，网络教育天然受限，毕竟家庭与家庭之间不同、学习环境也有差异，如果放弃学校教育，完全依赖于技术的教育服务，可能将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。因此，周彬认为，在网络教育产品开发上，要从网络技术转为关心人的因素，多考虑孩子的学习心理、学习兴趣及成就感。

在调动孩子学习兴趣上，明哲老师的确有一套：用掷骰子和抢答器互动，用画画游戏来相互Battle，他没觉得当“主播”有什么不好，但总会时不时想念线下与孩子互动的日子：课堂上点名转头走神的同学，请他上来板书解题，同学们底下小声说着答案，作为老师，我希望他们进步，循循善诱地教导后，提醒他们下次专心听讲；冬天手冰凉，有些不听话的小朋友，我就伸进他们的脖子里，每次收获嘻嘻哈哈一大堆，这些师生之间的真实温度，都是网络教育无法替代的。

也许，在斯朗巴珍看来，她在零下的山顶，哈着气，盯着屏幕，看着老师的直播课，就像在看一束光，可以大概率地改变命运，但人们期待的教育效率公平，也许不只是一个可以打破距离、地域的软件那么简单。■